

如此书房

Living With My Books

薛原 / 编

我以为，理想的书房不是书库，应可以闲适和方便地专供读书写字，窗外最好有绿意，周围则是园林式风景。

编者的话

“我走进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——这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微暗书房。为了节省能源，我给自己规定，日间只开台灯，吊灯至少要到黄昏才能亮起。”这是台湾学者林文月在《午后书房》一文里对自己书房的描写，“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”，对于爱书人来说，是对书房一词的最好的定义。

书房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，其实是“奢侈”的存在。某电纸书制造商在广告中说，电纸书取代纸本书的最大好处，就是替你节省一间书房的空间和费用。这样的节省，对于奔波在城市里讨生活的蚁族来说，是必要的，也是无奈的。但是，这样的节省是对一种日常阅读生活的伤害。在网络时代，纸本书的阅读，仍是不能由网络阅读和电纸书阅读来替代的。我们的阅读生活，更多还是传统的方式。一间多余的书房，其实更是一个梦想的载体，这样的“奢侈”，也是生活品质的提升。

书房的大小格局和装饰陈设因人而异，这不仅取决于书房主人的审美和嗜好，更取决于书房主人的经济能力和家庭状况。从一间书房能看出一个人的读书趣味和生活现状，不管是如何有差别，有一点是相同的，就是在书房里的感受。正如林文月所说，她有时在书房里独坐良久，倒也未必就是一直专心读书写作，譬如说，重读远方的来信，想象友朋的近况，甚至什么念头也没有，只是空白地发呆，因为在这个宁静的斗室内，她最是她自己，不必面对他人，无须伪装，更无须武装，自在而闲适。

这也是我们对书房的最真切的体验和感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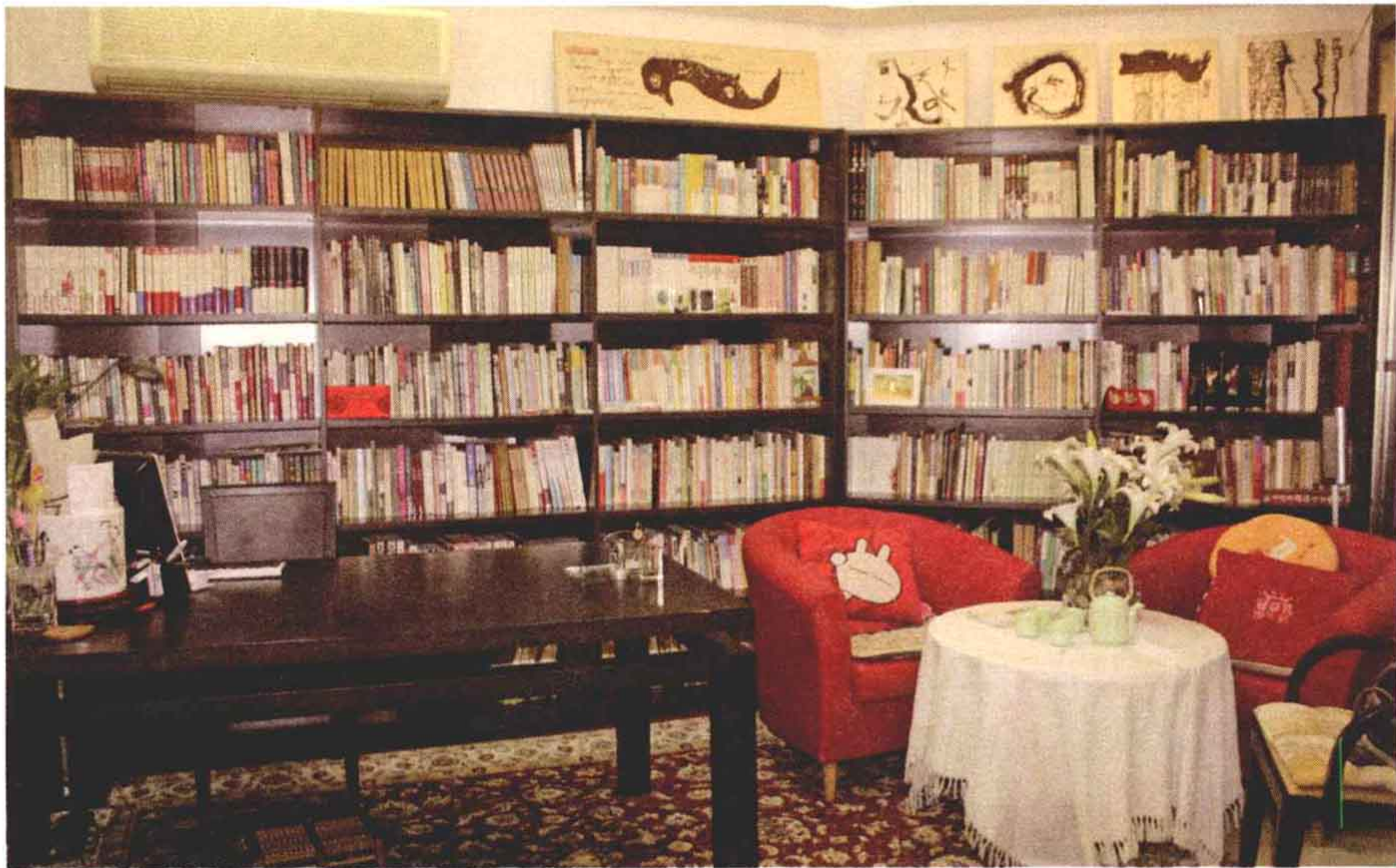
不同的书房有着不同的风景，有的书房规矩妥帖，有的书房凌乱无序，有的书房窄小，有的书房宽敞，书房也体现了主人的生活和性格，譬如深圳的“大侠书房”：开阔的空间，高高的书架，厚重的老榆木书桌，用来装饰的版画和藏书

票也体现了书房主人的趣味和审美。“大侠”作为书房的主人，既是读者，也是报人，还是作者，但最本色的更是爱书人。《书情书色》是他的著作，这个书名也体现了“大侠书房”的藏书魅力所在。又如“夜晚书斋”的书房，整洁开阔的书房，显出主人精致的生活，用书房主人的话说，白天为生活奔波，夜晚的书斋是自己心灵归宿的家园，在这里找到了精神的安宁和自由……

为走进更多爱书人的书房，或者说为反映当下爱书人的生活状况，便有了这本《如此书房》。本书编选目的，在于以书房为窗口，真实反映当下各地的不同阶层爱书人的生活境遇和阅读环境，我们所注重的是各地书房的原生态。收入本书中的各地书房，书房主人的职业和生活各有不同，但在对待书房的态度上基本上一致，这也反映了我们价值观的稳定。

有一本书叫《书房的16种游戏》，内容是16位创意名家用力玩出心目中的理想书房。“原来，书房可以这样玩！”因是创意设计，其实与现实中的书房并无多少可比性，就像T型台上的时装秀，与日常生活中的休闲装之间其实隔着遥远的距离，但是，创意秀如一扇打开的窗口，打开了我们梦想中的理想书房。

《书房的16种游戏》里，有一位作者写到，少年时他在租书店看书非常专心，



上图 / 夜晚书斋

随时都可以自由进出书里的世界。那种阅读的心情是很纯粹的，也才真的对得起书。做这个书房，他想说的是，长大之后，他失去的不是他的阅读空间，而是阅读的单纯心态。这段话说得真好，即便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，生活本身也已经把我们阅读的单纯心态打磨掉了。

正如《书房的16种游戏》说的：“书房不是一个 show room 也不是一个工作室。是面对自己和探索心灵的地方，要能让思维非常冷静。”“阅读空间是一个精神的集合点，最重要的，是让人静下来。”

精神的集合点，这就是书房。

更重要的，是在书房里，人能静下来。



上图 / 大侠书房



上图 / 大侠书房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| 如此书房如此书 文 / 韩石山 | 072 | 太原的文人书房 文 / 斛建军 杨瑾 |
| 006 | 止水轩履历 文 / 薛冰 | 089 | 一个设计师的书房与梦想 文 / 吉光 |
| 011 | 书房与书 文 / 沈睿 | 092 | 处女座的书房 文 / 赵柏田 |
| 018 | 阁楼中的天地 文 / 蔡晓滨 | 095 | 极小、极大和中等大小的书房 文 / 冬安居 |
| 024 | 杂树生花 文 / 罗文华 | 099 | 明亮而安宁的心灵空间 文 / 艾英 |
| 028 | 明净的地方，宁静的时候 文 / 戴新伟 | 102 | 我的地下书房 文 / 刘耀辉 |
| 033 | 你在哪里，书房就在哪里 文 / 鲁燕 | 106 | 一墙书 文 / 潘小娴 |
| 036 | 成都人的书里书外 文 / 朱晓剑 | 114 | 书房六记 文 / 朱航满 |
| 048 | 广州的文人书房 文 / 潘小娴 | 119 | 我的“拙书堂” 文 / 谷雨 |
| 063 | 温州的书房“众生相” 文 / 瞿炜 | 126 | 书房是宇宙的中心 文 / 蔡朝阳 |

- 130 我家书房
文 / 方韶毅
- 134 书事记
文 / 丁伯刚
- 141 我的存思屋
文 / 孙德喜
- 144 想象的书房
文 / 群姍
- 148 书房梦
文 / 谢惠
- 152 我的世外桃源
文 / 戴升尧
- 154 书房在心中
文 / 毕亮
- 158 嗜书症、窥探癖及纸房子
文 / 黄成
- 164 书屋缘
文 / 薛康
- 167 连山阁记
文 / 计纬
- 171 书房“殖民”卧房记
文 / 周老泉
- 175 更多的书死于心碎
文 / 小米
- 179 书房，书房
文 / 薛原
- 184 后记·理想书房的梦想

如此书房如此书

文 / 韩石山

昨天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外孙，我问了句什么，竟回说“小孩没娘，说来话长”，问是哪儿学下的，说是学校。我小时候也是这样，学上句什么，恰当不恰当，有机会总要显摆一下。记得有次跟父亲说什么，竟说：“少爷啊！”让父亲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且借了这句，说说我的书房，那就是“提起书房，说来话长”。

多年前一位朋友，要编本书，让我写写书房，我写的题目是《不才从小有书房》，说的是小时候，家中空房多，便将后院东厢房作了我的书房。还将几个小箱子叠起来，摆成书柜的样子。当时觉得是因陋就简，长大后始知，楠木二十四史的箱子，也是这么摆的。

我这人有点霸道，自从移家省城后，居住条件稍微见好，不管是住平房还是住楼房，也不管儿女是小是大，都要为我留一个书房，平房是里间，楼房则是最大的一间。道理很简单，这不是书房，这是生产车间，哪个工厂会是职工宿舍比生产车间还大？妻子明知我这是歪理，也无可奈何，反而还要给孩子们解释，当然用的是她的语言：爸爸是给咱们挣钱的。

专制必然产生腐败，别说国家了，个人家里也一样。十多年前，搬进一个四居室的单元房，最敞亮的一间，理所当然地做了书房。有了大点的书房，买书的兴致随之大增。这一点，跟贪官掌了大权，贪腐必然升级的道理是一样的。不说书了，光说书柜吧，先是两个，一下子增到八个，再到十二个，后来竟有二十几个（后来买的是三门的，不好算个数了），几乎是成倍地增加。地下室里两面墙，也全打成了书柜。说是书满为患，绝不是夸张。

妻子甚至嘲讽我，写不下书，就能买下书，买得再多也是人家的。

非是受了妻子的刺激，要来个坚壁清野，耳根清静，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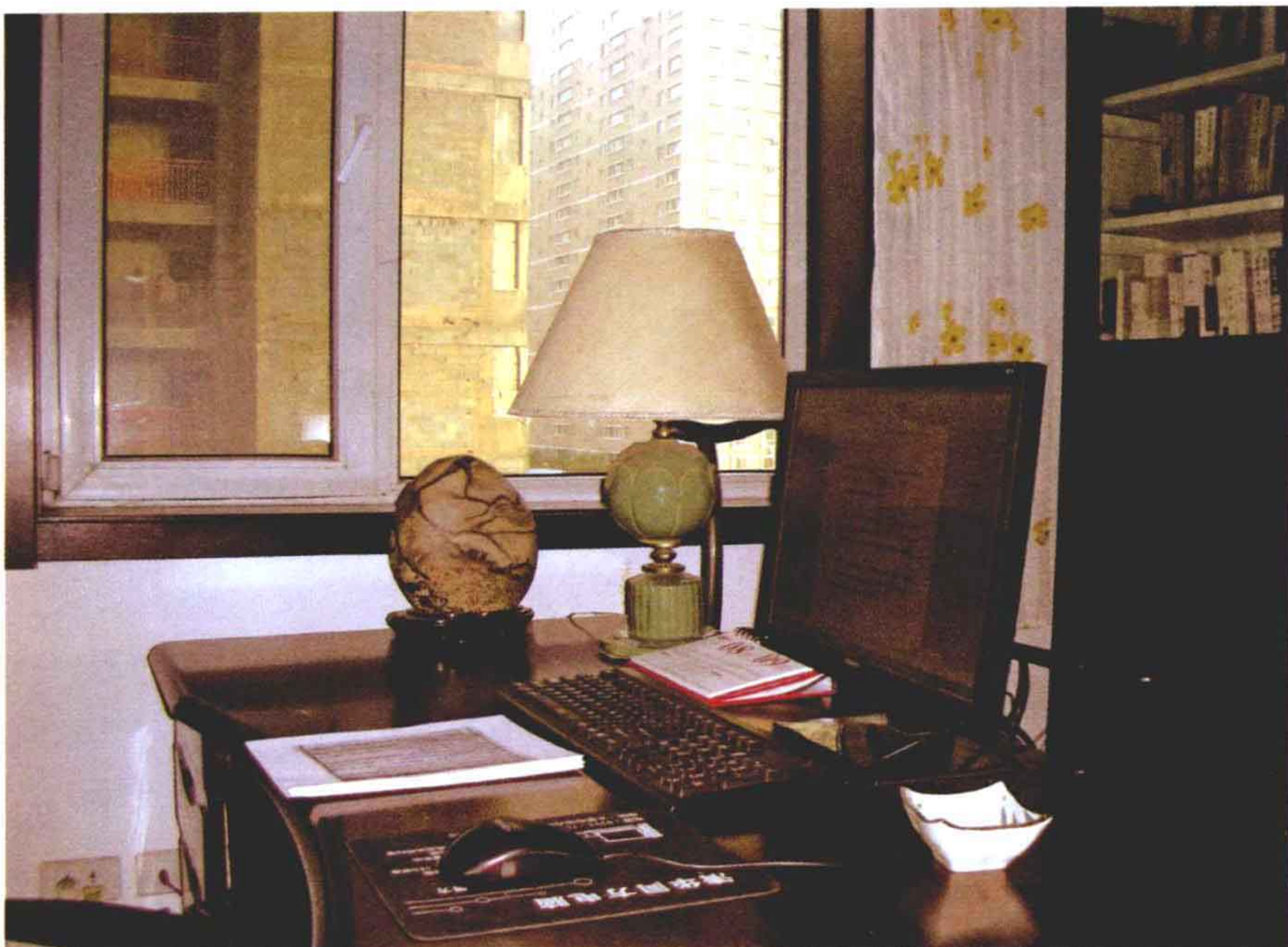
上图 / 一定要在离住处不远的地方,有个单独的书房。

还没有搬到现在的房子的时候,我已打定主意,要在几年内,弄个与住处分离的书房。

先说这念头是怎么起的。

90年代唐德刚有两本书,好多人都看过,一本是《胡适口述自传》,一本是《胡适杂忆》,后一本里面有一句话给了我这个启发。胡适在纽约当寓公,房子不大,老伴爱打麻将,常常是在家里打,一开战,胡适什么事也做不成了,有时三缺一还要顶一把。胡适曾很感慨地对唐德刚说:一个学者,一定要在离住处不远的地方,有个单独的书房。谋什么的看什么,这话一看就记住了。这是理论。

再看实例。上世纪90年代某年曾去北京开个什么会,住地离北新桥不远,早到的与会者告诉我附近有梁启超的故居。会后约了两位朋友一起去看,果然在东四十三条北侧一个叫北沟沿的胡同里找见了。西侧是故居,一个三进的大院子,住户密集,已难看清原本面貌。东侧靠南些,又有个院子,便是梁的书房。我没去过天津梁氏故居,看书上介绍,两栋毗邻的小洋楼,一为居家用,一为书房即饮冰室。



上图 / 我的态度是，写不出来，也要待在这么个地方。灵感这东西，从来就是个小心眼，见不得穷人过年。看谁能耗得过谁。

想是这么想，能否实现还要看机缘。

2006年冬天，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在太原开年会，复旦大学李祥年教授来了。我俩是好朋友，无话不谈，一次闲聊中问我，太原的房价如何，我说了一个数字，李大惊，说省会城市怎么会有这么低的房价。随即正色言道：石山兄，你若没钱就罢了，若有钱，一定要买个房子，全国的省会城市，哪儿也没这个价，不出一年，肯定要涨。祥年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十数年前我们在张家界相识时，我还不知股票为何物，他已是此中老手了，没几年便在上海虹口区买了新房。这样的人，不信服是不行的。确也是的，他不这么说，我还觉得太原的房价挺贵的，他一说，我也觉得太便宜了。固然房价是和一个城市的整体消费水平相随，也不能排除随大势，闻风转舵的可能。

转眼过了春节，便着手筹划买房子的事。我是从不管钱的，问妻子，知道家中那点钱，买现房只够买个七八十平方米的。

又过了两个月，一位早已买房的朋友告诉妻子，有一个楼盘正在排号，预计



上图 / 这个房子，一百四十多平方米，全做了我的书房。最大的一间，做了书库，两头墙上打的书柜，中间的书柜，是从家里搬来的，屁股对屁股摆着，顶天立地，两行四排，进去像个小资料室似的。家中的藏书，大半移了过来。客厅摆着一套明式硬木家具，四面墙上，点缀着名家字画。另有一小书房，书桌座椅，台灯电脑，两个大书柜，还有个红木小床，俗名贵妃榻，供小憩之用。

后年可建成。最让我们心动的是，位置太好了，离我现在的住处仅一站路，十分钟可到，且在一个公园的旁边。当即决定，买！没那么多钱，女婿给添了些，后来都还了。

想起来真是后怕。当年冬天，房价就蠢蠢欲动，第二年春天就昂首阔步，一路猛涨，一直到今天。如果不是起初当机立断，现在我是决然买不起这样的房子的。最该感谢的，是祥年先生，没有他的点拨，我现在还在为买房而攒钱不息并将永难如愿。

等待一年，装潢一年，随即启用。

这个房子，一百四十多平方米，全做了我的书房。最大的一间，做了书库，两头墙上打的书柜，中间的书柜，是从家里搬来的，屁股对屁股摆着，顶天立地，两行四排，进去像个小资料室似的。家中的藏书，大半移了过来。客厅摆着一套明式硬木家具，四面墙上，点缀着名家字画。另有一小书房，书桌座椅，台灯电脑，两个大书柜，还有个红木小床，俗名贵妃榻，供小憩之用。

终于实现了十多年前的梦想，有了一个离住处不远的单独的书房。

仍名之为“潺湲室”。为了区别家里的书房，称作大书房。

每天早饭后，先去附近的公园转两圈，然后晃晃悠悠地就到了大书房，看书，写作。中午十二点，回到家里用餐。下午有时去，有时不去。苦了的是妻子，隔上一两天，总要来大书房一趟，擦抹桌椅，打扫卫生。这类事我是从不做的，我去了只擦我的书桌。

前不久，湖北作家刘富道兄来太原，我请他到我的大书房喝茶。一个一个房间参观后，连说太奢侈了太奢侈了。我说，有两处住房的人有的是，怎么处置，全看个人的心性。有的人城郊有一处作别墅，有的外地有一处作度假屋，有的同城有一处出租赢利，还有的用来金屋藏娇。我就好这一手，一定要在离家不远的地方，有个单独的书房。我们单位一位作家，差不多十年前就有单独的书房，不过他的是在同一楼层，像我这样分作两处且极近的，真还没有。

可笑的是，起初的几个月，每天去了，只是这里瞅瞅，那里看看，竟没有一点写作的冲动。一部不长的稿子，还是在家里写完的。

我的态度是，写不出来，也要待在这么个地方。灵感这东西，从来就是个小心眼，见不得穷人过年。看谁能耗得过谁。

止水轩履历

文 / 薛冰

书房像一个人，是慢慢长大的。

书房是和她的主人一块长大的。

当你产生了拥有图书的念头，就埋下了书房的种子；当你有了出于主观意愿购置的第一本书，书房就开始萌芽。所以，学生的课本与书房还有距离，组织和单位派发的各种宣传材料，则与书房全不相干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从小生活艰难。父母的收入尚不敷家人糊口，虽然读书几乎是唯一的课外生活内容，也只能从学校图书馆里借阅，买书自是不敢有的奢望。更不幸的是，正当求学之年，中国沦入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时代，长期的无书可读，导致极其严重的精神饥渴。1976年，我由插队的农村返城，进厂做工，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22元，星期天就跑去新华书店，可上上下下转了半天，眼空无物，最后花5元钱买了一部四卷本的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。家父对我的求知欲大加赞赏，用旧画报仔细包好书皮，加贴一条白纸，写上书名。这部书我是认真读过的，所以后来再听教师爷们儿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忽悠人，总觉可笑。

一年之后，书禁渐开，最受欢迎的是外国文学名著，尤其西欧作品，于我是见所未见，每个月领了工资，都会揣10元钱，去新华书店抱回一叠来。后来写小说，又有些稿酬收入，就更是买得理直气壮。书是有了，可书房还只在小说中见识过，逼仄的卧室里能挤进一只藤编书架，已是喜出望外。幸而在1984年春天调入省作协工作，办公室够宽敞，领导又鼓励读书，所以竟被我推进了一千多本书。

直到1988年，从单位分得一套袖珍三居室，才破天荒地有了一间7平方米的书房，于是自己设计式样，打了五个书橱。散存各处的藏书汇聚一堂，书橱还算宽松，房里尚能坐两三个人聊天。我称自己的书房为止水轩，意在以书为止水，鉴照心灵，



上图 / 我的书房实在不值一提，因为一则杂乱无章，全无书房的清雅，二则难见珍本，只有些可读的图书。

所以一直不曾做一块匾挂起来。

就在这前后，我读书的兴趣发生了较大的转变，一在南京地方文献，二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史料，也是因为南京在这两个时期都曾处于重要地位。其时书价尚低，旧书也不难得，所以每年的购书数量都在千册以上。到了20世纪末，不但书橱塞满，书房空间除一条狭窄走道外，都堆到一人多高，卧室里也堆得寸步难行。先锋书店店主钱晓华来玩，极力劝我处理掉一批用不着的书，结果将最初买下的中外文学名著，淘汰了一千五百多册。先锋书店又联络了徐雁、张志强等书友加盟，搞了一个“藏书家旧书展销”，引得全城轰动，很热闹了几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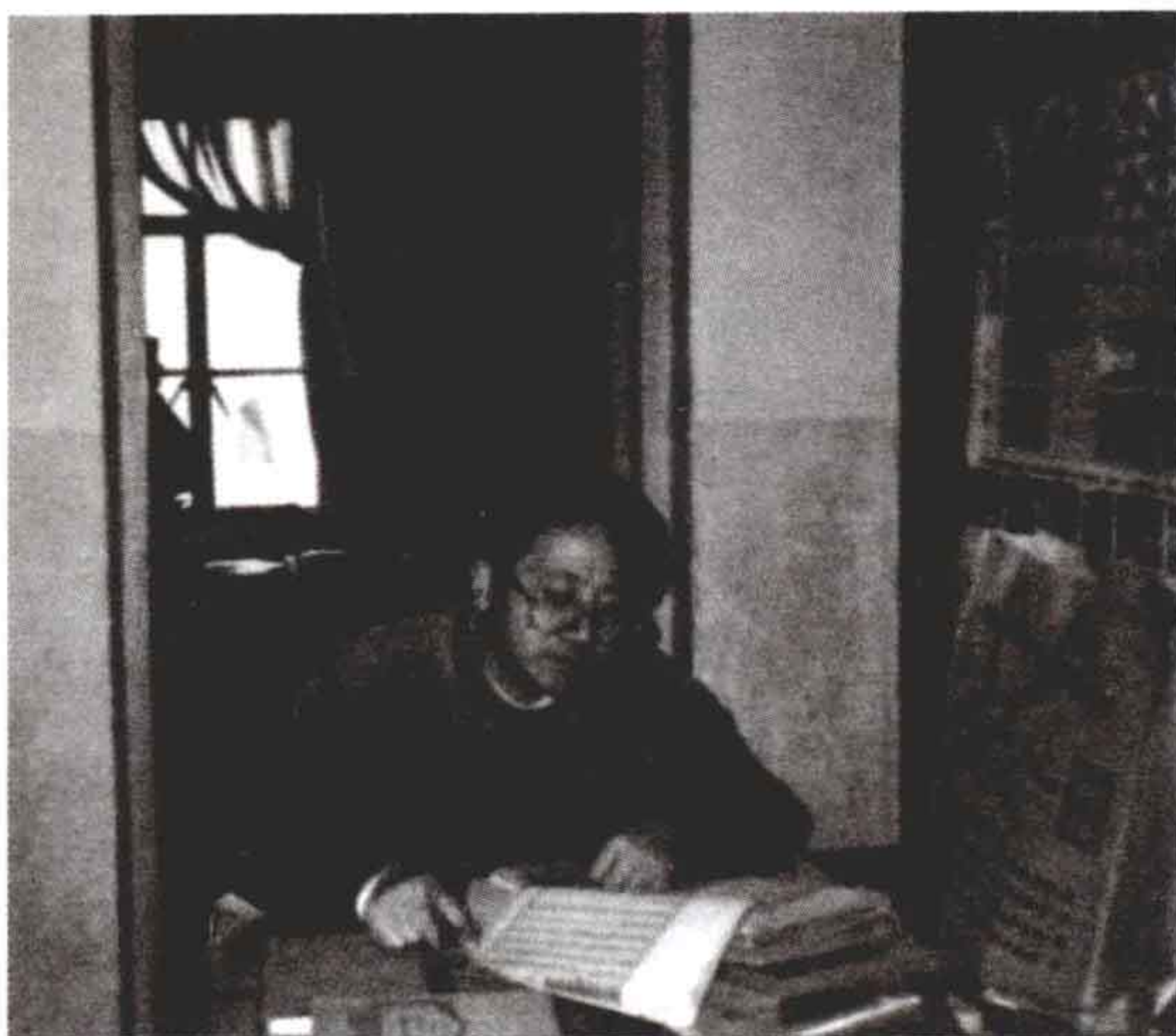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卖出了的书，时时重逢于梦中，醒来犹心疼不已，且家中也未见宽敞。再卖书是断不可行，要想改善居住条件，只有买房一途。于是在2000年秋，下决心买下一套135平方米的新居。这一回，我有了14平方米的书房，又在客厅里打了五排顶天立地的双面书架。次年春节搬家，除了五个书橱，别的家具都扔了，主要就是书，打包打得手心手背满是裂口，还亏得钱晓华带着店员来帮忙打

了两回，共打了二百多个箱包。搬家公司来看时，私下高兴地议论，说这家没有什么东西，可是一卡车只装了一半，尽管加了运费，第二天他们还是坚决不肯来了。几经交涉，他们代请了另一个搬家公司，换了大卡车，才算搬完。

那是一个太愉快的春天。每天拆开几包书，分门别类摆上书架，比起帝王检阅军队、财主点数珍宝，精神的愉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有时半夜醒来，想到哪本书的插架位置不妥，也会下床去调整。清理下来，一万多册书中，中外文学书籍尚有二千余册，南京地方文献四千余册，明清史料三千余册。20世纪90年代在王稼句、徐雁先生鼓励下，对书话发生兴趣，由读而写，且不能不涉及书目、版本研究，这类被人称为“读书之书”的，渐成规模，有了近千种。此外还有几个小专题，如爱屋及乌，有意识地搜求前辈文人流散出来的签名本，号为“旧家燕子”；因读《吴歌甲集》而迷上民歌，留心收集各种民歌资料；受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古训影响，收罗古今旅行图书以作“卧游”；从关注中国古籍插图本，延伸到外文原版书籍的插图本；再就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迷上中国古代钱币，实物的收藏鉴赏之外，亦重视相关文献的研读，钱币学重要著作大体齐备，并延伸到货币史、金融史；凡此种种，各有数百册。

通过这次全面整理，我清楚地意识到，自己只是个读书人，算不得藏书家。我的书都是为阅读而买的。只因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，阅读兴趣会发生变化，而我又好奇心重，才导致现在的藏书格局和规模。从那以后，我不再参加藏书界的活动，而将精力放在读书和写作上，希望每个专题的藏书，都能形成一个切入点，让我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，做一回见微知著的探索。

20世纪中期，中华文明从精神到物质都遭到了近乎毁灭性的败坏，而我正是后半世纪的目击者；今天说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，就不能只是一个空泛的口号，而必须付诸长期、细致、脚踏实地的艰巨工作。我们这一代人，既因十年浩劫丧失了最好的求学年华，注定已难登学术堂奥，但是做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，尚属力所能及。我的设想是，每次选择的题目宜小，探讨则力求透彻，至少也要达到承前启后的水准，才不枉此行。就像打井一样，只要挖掘够深，总可以渗出点水来，或可供人解一时之渴；即便打不出水，成为一个空洞，也可以让被压抑太久的传统文化板块透透气。倘若打开的井眼够多，竟至于串联成线，星罗成局，也未可知。



上图 / 旧居小书房外



上图 / 新居小书房中

近十年来，我的阅读和写作，也就成为环绕着这小小奢望的一种实践。如列入第一套“中国版本文化丛书”中的《插图本》，藉民国年间旅行图书为时空隧道的《纸上的行旅》，深入品评中国古代钱币文化的《钱神意蕴》；比较满意的是《版本杂谈》，以实证的方式，第一次对中国近现代版本做了系统阐述，就算是狗尾，毕竟给中国图书版本学续了一个尾巴。这也让我对自己的目标更为明确，又选择中国民间歌谣这个题目，上承 20 世纪初北京大学前辈开拓的事业，在《风从民间来》中，第一次对中国民歌史做了完整的梳理工作。刚刚交稿的《拈花意》，则是借插花为媒介，对中国传统士人文化进行反思。同时，围绕南京城市文化的历史和现状，也写出了随笔《家住六朝烟水间》《金陵女儿》《消逝的南京风景》和专著《南京城市史》等十种。这十年里，我能出版书话和文化随笔三十余种，与有效利用个人藏书是分不开的。

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每一次的专题写作中，都会感到原有藏书的不足。不能全面掌握材料，就谈不上客观、严谨地进行研究，所以不得不千方百计补充新书。如为了写好《风从民间来》，前后买下的民歌集和研究资料就达六百余种。结果是家中再一次书满为患，总数超过两万册，书房又堆成了书库，卧室客厅中，也少不了书箱书堆。所以妻子常常取笑说，我们家是为书买了一套房子。每当要进入一个新的专题，就得把堆积如山的书整个倒腾一遍，找出相关的材料，颇有点



左图 / 书房又堆成了书库，卧室客厅中，也少不了书箱书堆。所以妻子常常取笑说，我们家是为书买了一套房子。每当要进入一个新的专题，就得把堆积如山的书整个倒腾一遍，找出相关的材料，颇有点像李福眠先生所笑言的，在家里淘书。这样的活动，一年总要进行两三回，就算是锻炼身体吧。

像李福眠先生所笑言的，在家里淘书。这样的活动，一年总要进行两三回，就算是锻炼身体吧。

当然，这种专题图书的写作，其难处还不止于资料的搜集，而更在于对资料的分析 and 思辨；不在于知其然，而在于知其所以然，追索各种现象背后，致其发生与变化的原因。如果只求罗列典故，那是高中生也能弄出个数十上百万字来的。所以这看似在做的是前人做过的事，但绝非简单地重复前人。其间时时会面对的，是因袭旧说的诱惑；时时需克服的，是提出新见的艰难。因袭旧说自然省事，可旧说不免被新的材料所打破，亦不免被新的社会意识所激扬，除非你有意对新材料新思维视而不见。而每一个看似简单的新见解、新观点，都须有翔实材料为依据，都不得不重新审视前人的论述，从文字到图画到所有相关的实物，都须细加斟酌。我常开玩笑说，这种事情，有学问的人不屑于做，没有学问的人又做不来。这固然要比写那种随意浏览式的书话费力得多，然而，也唯有历艰涉险，才会获得更多写作的动力和快乐。

常在各种传媒上看到人家秀书房，或宽敞明亮，整洁美观，或佳本迭出，满目琳琅，煞是令人羡慕。相比之下，我的书房实在不值一提，因为一则杂乱无章，全无书房的清雅，二则难见珍本，只有些可读的图书。只因友人厚意，定要我谈一谈自己的书房，只得写下这样一篇文章，聊以塞责。